



# 在美華裔約會悄悄變了

越來越多的華裔開始在華裔人群中選擇結婚對象。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三點：一是中國的名聲地位有了提高，二是來自中國的移民在近年間數量激增。

Nextshark 網站報導，根據皮尤研究中心 2012 年的一份人口普查數據，美國亞裔與不同於自身族裔的人群結婚的比例在 2008 年至 2010 年間下降了 10%。他們更傾向於與自己同樣族裔的人談婚論嫁。

《紐約時報》此前報導，在過去 30 年間，美國亞洲移民數量增長很快。這就給了年輕人更多在亞裔人群內部尋找配偶的機會。

同樣，越來越多的華裔美國人也樂於選擇擁有中國血統的另一半，因為他們擁有共同語言和文化基礎。

31 歲的米婭·宋 (Mia Song) 出生於加州。她的祖父母從中國移民來到美國。宋說，她現在的丈夫是她從前都不會多看兩眼的那種類型。

“我的大多數華裔朋友都和白人交往。”宋說，“這樣看起來好像只是為了融入朋友圈。”

宋並沒有刻意尋找一位華人男友，但她後來發現與擁有中國血統的男性約會不是件壞事。

32 歲的蒂娜·李 (Tina Li) 是芝加哥一家公司的經理，她的丈夫威廉·齊 (William Qi) 是出生在佛羅里達的華裔。他們在 2015 年喜結連理。

李出生於科羅拉多州丹佛。在大學期間，她從來沒有和華人男子約會過。

不過，在和幾名白人交往過後，她意識到他們和她約會只是因為這些白人對亞裔女性的好奇。“他們並不真正懂我。”她說。

26 歲的丹·陳 (Dan Chan) 出生於馬薩諸塞州。她的父母在多年前來到美國。陳說他希望交一個華人女朋友，因為他的媽媽想要一個華人兒媳婦。對於他媽媽來說，中國文化對於陳和陳以後的孩子都很重要。

“我媽媽來美國主要是因為我爸爸被派到美國工作。”他解釋道。

陳的媽媽希望有個華人兒媳婦的另一個原因是，她認為自己很難同一個背景相差很大的人在撫養下一代方面有共同語言。

“從心里講，我還是不能接受一些非常西方的理念，雖然我是在美國出生的。”陳說。

來自陝西西安的社會學家劉雲 (音，Liu Yun) 對美國華裔婚姻進行了一項調查。她認為，海外華人選擇中國人或擁有中國血統的人作為另一半，原因在於中國國際形象的提高。

“在很多國家，中國人不會被認為是低人一等。”她說。

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人移民至美國者越來越多，對於婚姻伴侶的選擇面也隨之越來越廣。

“許多美國華人過去只會和白人約會，因為周圍只有白人。但現在和華人約會卻成為了更實際的選擇。”她說。

剛到荷蘭讀碩士時，我去聽一個關於公共衛生管理和交流的講座，談的是公共衛生署這類政府機構在對公眾進行健康普及和宣傳時的措辭問題。

我印象很深的是關於“免費”這個詞的內容。

台上專門研究社會公共交流的教授不斷強調，政府是絕不能使用“免費”這個詞的。因為政府不是具有生產力的商業機構，它的每一分錢都來源於公民繳納的稅款。政府對公民的服務，已被民眾提前交納了，談何“免費”？

而“提供”“給予”這類詞，也是政府需要小心使用的。理由同上，政府是通過與企業或是其他機構合作，才能調配產品和提供服務的，這不是政府自身提供和給予的，所以不能用這類詞，而要用“組織”“調集”“規劃”這類詞語。舉個例子。

荷蘭公共衛生部門在針對流行病免疫的“國家免疫接種計劃”里，慎重地聲明這次行動“不付費”。他們謹慎地避免了“免費”這個商業性詞語。因為“國家免疫接種計劃”本來就是用納稅人的錢來做的公共健康項目。大家都已經繳了稅，而政府要說是“免費”那就太不恰當了。“不付費”就要好很多，表明除了已繳的稅，不用再二次付費了。

可想而知，荷蘭公共衛生部門，是不用“國家免費提供疫苗接種”這類方式說話的。這是違規的。若是出錯，政府就要被告了。政府的做事流程和公共交流方式不當，是荷蘭最容易發

# 不輕言「免費」

生的政府被告案例。

最初，我覺得好像這只是在“擺字眼”而已，後來我懂了，其實公權力和民眾間的相互制衡和尊重關係，無非也就是由平時點點滴滴說話的措辭和行事的方式決定的。同時，人與人之間的禮儀和交往，不也就是在小處把握分寸的分寸嗎？

反過來，涉及公眾的責任與義務時，荷蘭政府的用詞和權責導向也是不容有疏漏的。

比如，納稅是每個公民要有的觀念和首要義務。政府不遺餘力地在方方面面確認公民對此的認同感，用詞更是力求準確。

有一回我選車時，一輛輕型省油的小汽車引起了我的注意。車廠的銷售員告訴我，由於該車的環保輕便性能，無須每月繳納路稅，這是購買該車的優點。我怕銷售員糊弄我，事後致電荷蘭車輛交通稅務部門查實。

電話接通了，我說明事情的原委，並把汽車的型號報上，詢問是否可以不用繳納路稅。

那邊傳來稅務官員和善沉穩的聲音：“魏女士，在荷蘭每輛車的車主都要繳納公路稅，這是公民的義務……”

聽到這里，我心想，見鬼，果然被那個銷售員騙了。

稅務官員的聲音繼續穩穩地傳來：“您剛纔提到的這款車需要繳納公路稅，每月繳納的公路稅額為 0。”



# 來自歷史的自信

界的抵抗力量。

展览馆之所以设在这里，是因为这个展馆的一个房间，曾是在希特勒脚下安放炸弹的军官施陶芬伯格的办公室。导游的英语录音中说，1944 年 7 月 20 日，施陶芬伯格刺杀希特勒未遂，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被逮捕，从这个楼梯被带下去，在下面的院子里，和共谋的另外三名军官一起被枪杀的。德军司令部的院子是四周楼房围起来的封闭空间，用一大片小方石块铺地，尽头是一片树林。树林前，就在他们就义的地方，今天存放着一个象征——一尊简朴的石雕全身像：一个裸体的、双手被捆绑在身前的、沉稳的人。

这个展馆虽然上了旅游书，却很少有外国游客光顾。它的解说语只有德语，主要面对本国人士。这个展馆有很多放在墙边、角落的凳子，是给德国学生来这里上历史课用的。来的学生很多，一拨拨由老师带着，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上课。这里展示的是他们的英雄。德国是有英雄的，仅施陶芬伯格一案，被捕的就有约六百人，一个展厅一整面墙上都是此案被捕者的照片，其中仅几人幸存。参观的学生看到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汉斯·朔尔和索菲·朔尔兄妹二人发起的“白玫瑰”抵抗小组，他们和一批同龄人、他们的教授，最后都被纳粹处以绞刑。他们是真正的德国人。

2005 年，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旁，建起占地一万九千平方米的欧洲遇难犹太人纪念碑。在那里，随时可以看到一群群中学生在上历史课。德国人的自信来自正视自己的历史，也确立了象征真正德国精神的英雄，这些英雄追寻的价值，不仅是德国的，更是普世的。

记得在美国和一个德国朋友聊天，朋友提到，在三十多年前，战后出生的一代德国人有过巨大困扰。希特勒的暴行和战争都发生在他们出生之前，他们天真无邪地长大，却在青少年时期、接受教育的时候，突然了解了民族令人羞耻的历史。他们的国人似乎整体就是个罪人，他们的父母都回避这段历史，他们好像都应该去用头撞墙：我们的民族怎么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国民性？

今天看到的德国年轻人，他们是充满自信的。他们的自信从哪里来？

在柏林，有一个本德勒建筑群。它是著名的第三帝国建筑，是原海军部的延伸。在“二战”期间，这里是德军司令部。现在，从一个楼梯上去，楼梯周围都是一排排头像，他们是今天德国人心中的英雄。楼上是一个信息丰富的永久性展馆，主题是德国对纳粹的抵抗运动。它收集了许许多多的人物故事：有反抗纳粹的犹太人；有协助犹太人躲藏和逃离的普通德国人，其中就有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人物原型；有宗教界、文化界人士的反抗；有自发的抵抗运动小团体，还有体制内的，甚至军

這是一個著名的心理實驗。

一家視覺工作室，請六個專業攝影師，給同一個人拍肖像照。拍攝之前，工作人員分別向攝影師們描述了這個拍攝對象的身份：他是一位白手起家創業致富的百萬富翁，他是一名救生員，他是一個出獄的囚犯，他是一個職業漁民，他是一個靈媒，他是一個成功戒酒的酒鬼。

之後，六張肖像照被掛在了一起。每一張照片都準確、生動、傳神地表現了肖像照主人的身份：這是很大的一張面部特寫，眼神犀利，微微翹起的嘴角，顯得如此志得意滿，他是百萬富翁；這是一張扭過來的側臉照，鏗亮的光頭，大鼻子，目光尖銳，嘴巴抿着，看上去牙關是緊咬的，身後是大面積的陰影，讓人覺得沉重，他是出獄的囚犯；這是一張如此燦爛的笑臉，敦厚、善良，給人溫暖和安全感，他是救生員；他坐在沙發上，雙手平放在膝蓋上，目光犀利，洞穿鏡頭，他只佔了半個畫面，另一半畫面是一張空椅子，他仿佛是在等待什麼人，整個畫面給人一種隱隱不安的詭異感，他是一個靈媒……

但這個被拍攝的人，既不是出獄的囚犯，也不是救生員；既不是漁民，也不是百萬富翁；既不是酒鬼，也不是靈媒。這六個身份，其實都與他無關。他也不是演員，沒有瞬間進入角色的能力。可是，當他被當作囚犯、救生員、漁民、百萬富翁、酒鬼和靈媒之後，攝影師們居然將他拍出了這六張迥然不同的臉。

# 偏見這樣產生

這個實驗，是想告訴人們，當一個人被先入為主地假定為某種身份後，他的身上，可能就真的能找到那個身份所具備的特定潛質。偏見就是這樣產生的。



# “表揚孩子”與“鼓勵孩子”差別太大了

斯坦福大學著名發展心理學家卡羅爾·德韋克在過去的 10 年里，和她的團隊都在研究表揚對孩子的影響。

他們對紐約 20 所學校，400 名五年級學生做了長期的研究，這項研究結果令學術界震驚。

在實驗中，他們讓孩子們獨立完成一系列智力拼圖任務。首先，研究人員每次只從教室里叫出一個孩子，進行第一輪智商測試。

測試題目是非常簡單的智力拼圖，幾乎所有孩子都能相當出色地完成任務。每個孩子完成測試後，研究人員會把分數告訴他，並附上一句鼓勵或表揚的話。

研究人員隨機地把孩子們分成兩組，一組得到的是一句關於智商的誇獎，即表揚，比如，“你在拼圖方面很有天分，你很聰明。”

另外一組孩子得到是一句關於努力的誇獎，即鼓勵，比如，“你剛纔一定非常努力，所以表現得很出色。”

為什麼只給一句誇獎的話呢？德韋克解釋說：“我們想看看孩子對表揚或鼓勵有多敏感。我當時有一種直覺：一句誇獎的話足以看到效果。”

隨後，孩子們參加第二輪拼圖測試。

有兩種不同難度的測試可選，他們可以自由選擇參加哪一種測試。一種較難，但會在測試過程中學到新知識。另一種是和上一輪類似的簡單測試。

結果發現，那些在第一輪中被誇獎努力的孩子中，有 90% 選擇了難度較大的任務。

而那些被表揚聰明的孩子，則大部分選擇了簡單的任務。由此可見，自以為聰明的孩子，不喜歡面對挑戰。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德韋克在研究報告中寫道：“當我們誇孩子聰明時，等於是在告訴他們，為了保持聰明，不要冒可能犯錯的險。”這也就是實驗中“聰明”的孩子的所作所為：為了保持看起來聰明，而躲避出醜的風險。

接下來又進行了第三輪測試。

這一次，所有孩子參加同一種測試，沒有選擇。這次測試很難，是初一水平的考題。可想而知，孩子們都失敗了。先前得到不同誇獎的孩子們，對失敗產生了差異巨大的反應。

那些先前被誇獎努力的孩子，認為失敗是因為他們不夠努力。

德韋克回憶說：“這些孩子在測試中非常投入，並努力用各種方法來解決難題，好幾個孩子都告訴我：‘這是我喜歡的測驗。’”而那些被表揚聰明的孩子認為，失敗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

他們在測試中一直很緊張，抓耳撓腮，做不出題就覺得沮喪。

第三輪測試中，德韋克團隊故意讓孩子們

遭受挫折。接下來，他們給孩子們做了第四輪測試，這次的題目和第一輪一樣簡單。

那些被誇獎努力的孩子，在這次測試中的分數比第一次提高了 30% 左右。而那些被表揚聰明的孩子，這次的得分和第一次相比，卻退步了大約 20%。

德韋克一直懷疑，表揚對孩子不一定有好作用，但這個實驗的結果，還是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她解釋說：鼓勵，即誇獎孩子努力用功，會給孩子一個可以自己掌控的感覺。孩子會認為，成功與否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中。反之，表揚，即誇獎孩子聰明，就等於告訴他們成功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這樣，當他們面對失敗時，往往束手無策。

在後面對孩子們的追蹤訪談中，德韋克發現，那些認為天賦是成功關鍵的孩子，不自覺地看輕努力的重要性。

這些孩子會這樣推理：我很聰明，所以，我不需要那麼用功。他們甚至認為，努力很愚蠢，等於向大家承認自己不夠聰明。

德韋克的實驗重複了很多次。她發現，無論孩子有怎樣的背景，都受不了被誇獎聰明後遭受挫折的失敗感。

男孩女孩都一樣，尤其是好成績的女孩，遭受的打擊程度最大。甚至學齡前兒童也一樣，這樣的表揚都會害了他們。

鼓勵是指鼓勵而支持，表揚則是指對一件事或品行的顯揚、宣揚。

鼓勵通常是針對過程和態度的，“爸爸看到你這學期的努力，為你驕傲！”

表揚通常是針對結果和成效的，“爸爸看到你成績提高，為你高興！”

多鼓勵，少表揚；多描述，少評價，可以避免孩子被表揚綁架，或輸不起，未達目的而不擇手段。

